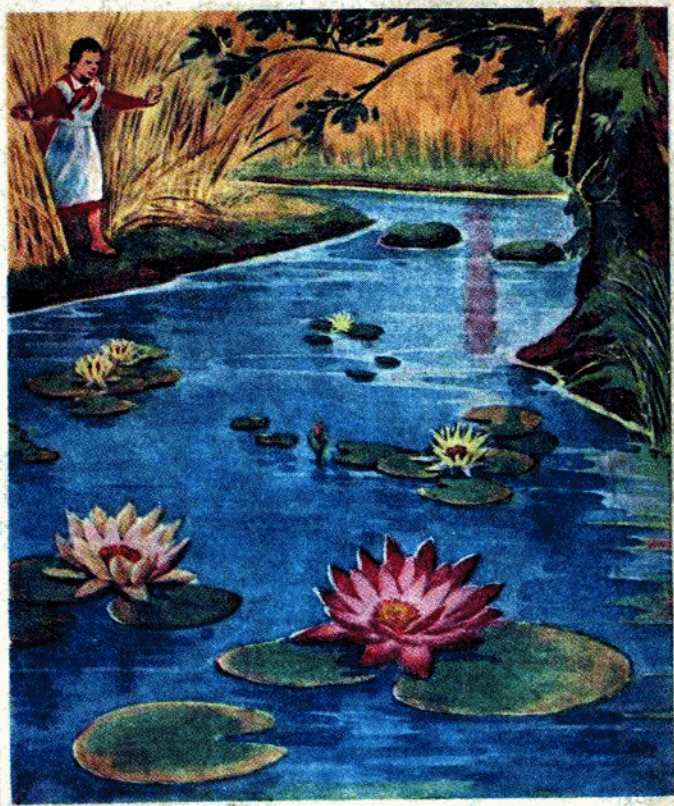




紅色的睡蓮

紅色的睡蓮

文藝翻譯叢書



上海華光書局出版

一九五四

THE RED WATER-LILY

Petre Luscalov

《本書根據布加勒斯特“Rumanian Review”

一九五三年第一期英文節譯譯出》

紅 色 的 睡 蓮

原 著 者 彼得·羅斯卡洛夫

翻 譯 者 友 白

出 版 者 華 光 書 局

上海北京西路八四七號

印 刷 者 大 新 印 刷 廠

上海西藏北路二五一弄十三號

發 行 者 童 麟 書 店

上海天津路十九號

一九五四年七月初版·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開本 762×1067 $\frac{1}{28}$ 印張 2 $\frac{11}{14}$

字 數 36 千 ★ 定 價 4000 元

印 數 1—3000

目次

前面的話

一 逃學的級長	一
二 算術課上	一〇
三 教室裏的一幕	一六
四 小鯉魚	二五
五 我一定要做個少先隊員	二八
六 富農的兒子契凡	三四
七 在勞動青年聯盟辦公室裏	三七
八 一封來信	四四
九 森達	五〇
十 紅色的睡蓮	五二
十一 活的橋	六一
十二 上布加勒斯特去	六九
譯後記	一

一 逃學的級長

一陣溫暖的南風吹過村莊。

池塘裏的冰開凍了好幾天了，廣闊的淺藍色的水面，被溫暖的微風吹起了波紋。

池的另一邊，光禿禿的柳條倒掛在水面上，急促地敲拂着冰塊。

一陣隆隆的聲音從帕勒泰利斯卡那邊橋上傳來……，機車的汽笛聲穿過草地，它的回聲一直傳到樹林。一列貨車正在駛過，孩子們都回過頭來朝它看。令人窒息的黑烟被風吹過來，在池塘中乾枯的蘆葦上舒卷着。

「我所說的吸煙就是那樣的，」小鯉魚^{〔註〕}說，他的手指正摸着釣魚絲上很尖的魚鈎。「立齊亞老頭，那個轉轍手，正在抽着他的大煙斗。不是他嗎，奇奧爾吉泰？」

奇奧爾吉泰憤怒地轉過身來。

〔註〕這是他的綽號，他的真名是格立戈里·納斯泰西。——譯者



「聽着，幹嗎你一定要提到我父親？……他是一個轉轍手又怎麼樣呢？」

「你真傻……我們是談他的煙斗……你父親那個奇特的煙斗……」契凡插嘴說，用食指彈着那孩子的額角。

孩子們都笑了。一時靜默下來……只聽得蘆葦沙沙作響。

他們一動不動地坐在冰冷的蘆葦上。在他們下面，水汨汨地流着，竭力想

從冰的裂縫中穿出，露到陽光下來。這時候，四週圍眼睛所及的地方，蘆葦的絲光的咖啡色的蘆花耐心地隨風俯仰着。

所有穿過這一大片在水上浮動的蘆葦和蘆草〔註〕的小路，孩子們都很熟悉。在夏天，這些冰凍的沼澤都變成危險的泥濘的陷阱，黑色的蛇沿着細長的蘆葦梗蠕行着，發出一種尖銳的嚇嚇聲。這個時候，受驚的青蛙潛入晶瑩的水中，刺蝟豎起了牠們的耳朵。在這片大澤的中央，水潭隱藏在蘆葦叢中，週圍有大羣帶尖刺的紅螞蟻的窩。在這些水潭的深水裏，生長着一種年老的漁夫們所謂「生鏽的」鯉魚。每當夏天的早晨，漁夫們在這個水草叢裏放起火來，趕走成千成萬的貪婪的蚊子，使得蘆葦裏滿是嗡嗡的聲音。到了漫長的冬月，就變得萬籟無聲了。

「誰說這水潭裏有鯉魚？」小鯉魚凝視着一動不動的木筏，帶着疲倦的聲音說。

突然，契凡拉起他的釣魚絲。

「牠跑了，」他叫道，急忙把身子探向水潭，沒有覺察到他的魚鈎勾在

〔註〕這是一種莎草科的植物，與菖蒲相似。——譯者

一根蘆葦上。

「你還是捉魚好啦，」奇奧爾吉泰嘲弄他說，一面站起來理他的釣魚絲。

小鯉魚急速地轉過身來。

「一條鯉魚，你們信不信！」他說。「看看蚯蚓」……有的孩子去察看那勾在蘆葦上的魚鈎。蚯蚓果然不在上面了。

他們都不相信他們的眼睛了。

契凡把他的帽子往後腦上一推，尖聲叫道：

「鯉魚來了！鯉魚來了！」

整個谿谷中響着他的叫聲。

幾隻驚起的烏鴉撲擊着翅膀，在皂角樹上面飛過去。

「你倒像已經把鯉魚裝進了魚袋了，」小鯉魚譏笑地說，「讓我來看看那魚鈎。」

奇奧爾吉泰用力地把它拉出來給他看。

「它是一個有倒刺的魚鈎，」他含糊地說。

「讓我看，」小鯉魚說，差不多從他那邊扯了過來。他看了又看，然後興奮地宣布道：「是一條鯉魚，孩子們！」

「是一條鯉魚，」孩子們都附和着，接着就像松雞似地散開了。從伸向岸上去的小路那邊傳過來一陣響聲。小鯉魚吃了一驚。

「你去瞧一瞧，契凡，好像有人迷失路了。他正朝着法拉辛的水潭來，會掉到魚窟窿裏去的。」

但契凡一點也不動，他注視着他的浮子。浮子正在輕微地動着，週圍蕩漾出圓渦來。鯉魚在試探着他的釣餌呢。

「嚇！你聽見我叫你沒有？」小鯉魚怒喊起來。

「有一條魚在我的餌上，真的有一條魚。叫奇奧爾吉泰去吧，」契凡聲辯着，更低身向着魚窟窿的黝黑的水面。

小鯉魚猛地跳將起來，嚇得契凡連忙奔下小路。燈心草中的響聲變得微弱了。

「不去了！」契凡的悲哀的聲音響起來了。「不去，可以嗎？」

他的話被蘆葦的沙沙聲吞沒了。風捲起幾片枯葉把它們投到平滑如鏡

的水面上，像小小的帆船般這兒那兒地航行着。

小鯉魚坐下來。其他的孩子們斜眼偷看着他。每個人都在想：「希望他不要再派我去，」把脖子縮在衣領裏，假裝着不去看他。

小路那邊傳來一陣爭辯的聲音。一些蘆葦的破裂聲，契凡出現了，用手拉着一個女孩子。

「看我給你帶什麼來了，首領，」他得意地說。

女孩子發怒地環顧着他們。

「讓我走！」她向契凡嚷道，「讓我走，聽見沒有？」

契凡帶着疑問的目光瞧着小鯉魚。小鯉魚非常鎮靜，微微地側着頭，他研究這個女孩子。契凡和別的孩子們都活躍起來了。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，同志們？」女孩子叫道，在冰上頓着腳。

「你們聽見她說沒有？她叫我們同志！」有一個孩子格格地笑着。

奇奧爾吉泰帶着嘲弄的口氣說：「放心，沒有什麼，」他還學她頓着腳。

「跟級長講，不要和我們多話，」孩子們指着小鯉魚說。

隨着風向，這喧嚷聲傳到了村莊。狗都豎起耳朵吠叫着。小鯉魚手足

無措起來，不知怎麼辦好。

「讓她走！你幹嗎要帶她來？」他憤怒地罵着契凡。

她掙脫了契凡的手，整了整她的紅外套，扣好了一個鈕扣。

孩子們搔着耳朵想：「她是誰呢？」

奇奧爾吉泰很想問問她。但小鯉魚搶先說：

「你是誰？到這兒來幹什麼？是不是有機會要在水裏泡一泡？」

「我是第二小學的一個少先隊員。」女孩子一個字一個字的鄭重回答着。

「我沒有聽錯吧？」小鯉魚屈起一隻手攔在耳朵背後說。「一個少先

隊員？在第二小學？你以為我們在那兒上學呢？在幼兒園裏嗎？你們聽見沒有，孩子們？她在我們學校裏，可是我們一點都不知道……請問你在哪一班？」他輕蔑地繼續問她。

「五年級，」她很從容地回答。

小鯉魚站在那裏，好像發呆了。難道這女孩子在作弄他，他不也是在五年級嗎？這淘氣的小貓能藏在那兒呢？

孩子們大家用探問的眼光互相看着。

「我們也是在五年級啊！」小個子，村裏喇叭手的兒子，小聲地說。

「噯，你們在五年級，是嗎？」她說，這個消息似乎減輕了一點她的恐懼。「我們一定會再見面的……可是你們可知道今晚文化宮裏有一個慶祝會嗎？我想你們一定都會去的！」

「誰說我們會去？」小鯉魚反駁道。

「我說的！」女孩子的口氣很堅定。

小個子掩上眼睛，他心裏想，「小鯉魚一定會去把她打倒的。」

可是小鯉魚沒有動手。孩子們互相用肘觸着。他們已有三天不上學了。他們的書本都丟到家裏的火爐後面去了。

「你是誰，敢來命令我們？」奇奧爾吉泰插進來問道。

「我叫森達·妮亞古，」女孩子回答，一面伸出手來。

奇奧爾吉泰弄得很尷尬，脫下羊皮帽子，用手在帽裏子上擦抹着。

「奇奧爾吉泰，」他聳聳着，胆怯地朝那級長看了一眼。

森達明白了。

「原來你們是怕他，是嗎？」她向孩子們看了一眼。「你們的所謂『級長』，他根本就沒有上學校去！」

小個子覺着他腳底下的冰都要溜開了。

「他還叫你們一起逃學！」這次她是對着契凡在講。「你們還自稱爲學生，是不是？好學生，真是！……」

這下可夠瞧的了。

「閉嘴！」小鯉魚怒喊起來，一把抓着她大衣的前襟。

女孩子掙脫了。鈕扣都脫落了，她的大衣敞了開來。

小個子微弱地，像耗子一樣的吱了一聲。

小鯉魚放開了女孩子，像石頭般站着，孩子們抬起頭來，在女孩的白襯衫上，他們發現有什麼東西，看上去很像一條紅領巾。風吹拂着它的角，有些像省委會的紅旗，在風中招展着。

森達直盯着小鯉魚的臉，然後彎下身去拾起她的鈕扣。當她站起來以後，她堅定地向孩子們說：

「那末，今天晚上在文化宮，明白嗎？」她轉過身來活潑地向冰凍的小

路走了下去。

蘆葦起了一陣沙沙聲，又沉寂下去了……村子裏的狗顯然懶得再叫，這時也都沒有了響聲。

「你去空等着吧，」小鯉魚突然驚醒過來，在她後面叫道。

「空等着……」孩子們鼓起勇氣齊聲應和着。

「現在，我們回家吧！」小鯉魚說，把魚鉤塞進釣竿上的一個小孔裏。

「走吧，」孩子們重複了一聲，便沿着小路走去。

陽光照耀在蘆葦上。一隻帶一點紅色的麻雀落在一根蘆葦上，掙動着，胆小地張望着。拖拉機的隆隆聲從很遠的小山上傳來。大羣的烏鴉從上空順溜地飛下來，棲息在池塘對岸高高的皂角樹上的窠裏。

二 算術課上

一隻蒼蠅飛進了小鯉魚的耳朵裏，鑽不出來，狂亂地嗡嗡着；小鯉魚一下子把牠弄了出來。

「我把你怎麼辦呢？」他咒罵着這個小東西。「你幹嗎要去叮你所去不得的地方呢？」蒼蠅嗡嗡叫着好像在向孩子哀求……「好，這一次，我放你走，」他低聲說，放開他的手，蒼蠅一下就飛得不知去向了。小鯉魚立刻後悔起來：老師曾經告訴過他們，蒼蠅要傳播疾病的呀。他把頭枕在他的書包上，感到那潮濕的泥土頂着他的背脊……頭上面，樹林的雨蛙色的嫩葉簌簌作響。從樹林中，他能看到田野，有一架拖拉機在田野裏犁出黑畦來；池塘的玻璃般的水面，太陽照耀着，好像一面鏡子。

樹林中傳來一聲「噢——！」

「噢——！」小鯉魚用臂肘支起身子，響應着。他看見奇奧爾吉泰向他走來，乾枯的樹葉在他的脚下簌簌發響。

他用一條很長的帶子縛着他的書包，拖在後面像一個雪橇。

小鯉魚帶着疑問的眼光看着他。

「他們呢？都來了嗎？」

「來啦，」奇奧爾吉泰向他担保，倒在他身邊。

一隻喜鵲向上飛去時，嘎嘎地叫了一聲。

從一叢密密的蘆葦中，一隻吃驚的雌鵲飛了起來，纏在一棵楊柳上，拚命拍擊着翅膀，接着，就很平穩的向着她的伴侶飛下去，他正沿着小溪的陡岸傲岸地躡行着，在找尋青蛙。

「今天你學過算術嗎？」奇奧爾吉泰問道，嘴裏嚼着一片草葉。「我們學分數……」

小鯉魚沒有回答他。他正閉着眼睛回想他自己在教室裏的情景。

.....

黑板豎在左邊，支在兩根很粗的腳上。小鯉魚正坐在課桌上，從窗子裏望出去，看着兩隻麻雀在籬笆上打架。

老師在黑板上寫着一長串數目字，那粉筆在黑板上劃得「哽吱」「哽吱」直響，好像沒有上油的門似的。那兩隻麻雀已經不再吵噪了，正在用喙修飾着羽毛。

「格立戈里·納斯泰西，」老師很和氣地說，「到黑板這兒來！」

小鯉魚覺得好像地面正在裂開來把他吞進去，耳朵燒得如同紅罌粟一般，他向黑板走去，在他走過去的時候，用每一張課桌的檯角來支持他

自己。

「把黑板擦了！」老師命令他道。

小鯉魚心裏想：「但願擦了黑板就成，」他很賣力地用海綿擦着那討厭的木製黑板。但是老師又毫不留情的說：

「有一個集體農莊化三千列依〔註〕買了三十隻純種的雌雞，在路上死了兩隻，問每一隻合多少錢？」

「有一個集體……」他咕嚕了一下就不說了。他的目光正遇着森達的……「她幹嗎好像討厭的樣子看着我？」……這想法在他腦海中閃過……「她幹嗎咧着嘴笑？她是一個好學生，我可不相信！……」

